

“低头紧盯大地”的怀特既像个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又像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客观冷静的博物学家和浪漫多思的诗人，这两种社会角色认知在怀特身上以悖论的方式相互融合。

被“祛魅”的吉尔伯特·怀特

尹捷

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十八世纪博物学作家。在生态思想史上，他是自然选择主导的适应性进化论者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先导；在文学史上，他是二十世纪兴起的自然书(文学)共同的揣摩对象，影响到多萝西·华兹华斯、梭罗、李广田、周作人等作家。他以通信形式发表的《塞耳彭博物志》，用质朴、明晰的笔触，书写了十八世纪英国的乡村生活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不朽的名著。理查德·梅比，当代英国最重要的博物学作家，撰有近三十本著作，其中《不列颠植物志》《免费食物》《非正式的乡村》《生命的进化》均是一时之选。1986年，梅比以《吉尔伯特·怀特传——〈塞耳彭博物志〉背后的故事》(以下简称《传记》)一书获得非特布雷德传记奖。这是一部当代顶尖博物学作家向近代顶尖博物学作家致敬的传记，与梅比新出传记《慢船归家路》堪称双璧。

此前，梅比的著作被译入有《杂草的故事》和《树的故事》。前者深描杂草的迁徙，后者刻画树木的“朋友圈”，既带有英国美文家的轻松自如，又有史家的精审宏阔。这本“旷日持久”方才撰就的传记，同样带着鲜明的梅比风格。由“博物”转向“志人”，梅比于书中表现了对于“材料海”中打捞鲜活细节的强悍能力。整书想象不矜不伐而又切合现实，虽年代久远却能给人一种熟知如睹之感，很多片段都可当随笔小品来

读。而且，整体文脉如行云流水，带有一种英式家常散文(familiar essay)写作中特有的絮叨色彩，如鲁迅所总结的“幽默、雍容、漂亮、缜密”的英伦小品风格，那些炫技般的谨严中散落着自枯燥历史档案中提取的小段子，峰回路转处包含的英式反讽，常常让人会心一笑。

在梅比笔下，怀特是十八世纪英国特有的那种博物作家：书写大抵不过身边琐事；花时间在编撰地方志、教区记以及文物遗迹志；敏锐地观察鸟类和其他本地生物的习惯；并能够用道地的英语加以描述。在观念上，源于对自然的情感投入，“低头紧盯大地”的怀特既像个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又像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客观冷静的博物学家和浪漫多思的诗人，这两种社会角色认知在怀特身上以悖论的方式相互融合。梅比的这些判断指向的是两百多年的《塞耳彭博物志》传播史中的“牧师怀特神话”。影子般贯穿传记，与其构成潜在对话关系的是古往今来对于怀特的无稽想象与虚饰不实的评价。《塞耳彭博物志》，这部精心炮制却以信函的散淡形式给出的志书，在伍尔夫那里变成了某种下意识主导的自动书写，于含混中妙手偶得的佳作；到洛威尔笔下，则成了阿卡狄亚式生态田园传统的苗裔，描写的是人间伊甸，怀特则成了那个造物者赋予命名权的亚当；爱德华·马丁将牧师怀特转换为绅士怀特，并断言怀特是

一个有着真正男子气概的、体格健壮的绅士。在这些各有怀抱的书写中，怀特被描写成了隐士、苦行者，乃至乡村神秘主义者，甚或新古典主义田园诗里走出的人物。

在梅比看来，如此众多的，对只短暂当过助理牧师的怀特的想象性歪曲描述，不能简单归因于某种英格兰式乡村感伤主义加持，而更多源于怀特的生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迷雾一般的存在，这只能让那些作者虚拟一个基于文本阅读和文化想象的作者形象。基于档案学、社会史及地理学知识训练，通过对大量取自各种档案机构的怀特信函、账簿、文书、契约、日历、日记等等文献的解读，梅比得以回到十八世纪英国现场，进入到光荣革命时代、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光影笼罩下的英格兰乡村神经末梢，切进了怀特被神话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背面。梅比整理并还原出怀特这个十八世纪人所在的历史现场状况。它既包括乡村复杂而又粗陋的土地产权、婚姻财产契约、法律争论、花园设计理念走向“如画”的风格变迁、席卷整个教区的烈性传染病、圈地运动时时袭来造成的巨大滋扰、法国大革命对英国乡村的暴力传导等等人车事象；也包括冰岛火山爆发、金星晨夜天文奇观、十八世纪晚期英格兰岛频繁出现的极端严寒天气以及本地由于山体滑坡导致的微型地震等等自然现象。这些都让整部传记与《塞耳彭博物志》的

成书史融为一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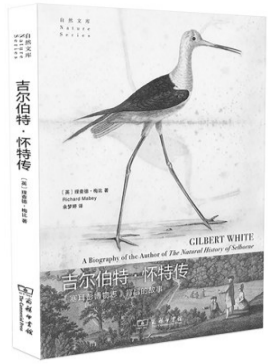
在大英图书馆所存怀特四十年的日志手稿里，他几乎每天都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博物学活动，非常清晰地呈现了教区内日常生活的脉络，塞耳彭独特的风物和气候渗透到所有文本中。进而，作为日志提取物的《塞耳彭博物志》变幻莫测但又乱中有序的写作风格，和怀特的日常节奏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精妙的对位关系。梅比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怀特对于自然的“沉浸”状态。这指向一个世纪的时代精神和知识分子生活态度的变化。在英国博物学史上，十八世纪一个显著的变化就在于，此时出现了迥异以往的对风景本身及自然本来的集体沉浸。自然不再是被放逐者的居所，而是提供了一种诗意栖居于大地的可能。在后人眼中，与时代更具功利性、依赖跨国旅行和标本收集的“帝国”博物学相比，怀特这种聚焦于地方、强调位置感(place)的“社区”博物学映射的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里性灵个体的神话。

而在梅比看来，怀特和塞耳彭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般人想象的相互成就——尽管塞耳彭确实因怀特而成了全世界环保和自然主义者的圣地——而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怀特在塞耳彭长期居住，他不是那种居于客位的、短暂来访的外来者，而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主位上的本乡人。塞耳彭让怀特既迷

恋又厌倦，既绚丽其上又颇显逃离，之所以会长时间居留此地，并非完全出自某种“细枝末节过一生”的退隐冲动，这里并不总是某种后来被理想化了、艺术化了的日常生活场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教区，塞耳彭的领主和本地教堂的管理方均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怀特本人毕业于这所学院，其家族也和牛津渊源颇深，他的曾祖父曾担任过牛津市长，祖父则是塞耳彭的牧师。牛津对于我们理解怀特的重要性仍然不亚于塞耳彭。这不仅来自莫德林学院作为塞耳彭教区“不在场的领主”的强大影响力，还来自在怀特毕业后，牛津为其长期提供了一份工资而无须产出的非驻校研究员职位。怀特还曾短暂担任过学院的学监，也曾一度参与了学院院长竞选。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这在十八世纪城市化尚未大规模铺开时代里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常态——而言，大学时代的“社区”博物学映射的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里性灵个体的神话。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怀特和塞耳彭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般人想象的相互成就——尽管塞耳彭确实因怀特而成了全世界环保和自然主义者的圣地——而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怀特在塞耳彭长期居住，他不是那种居于客位的、短暂来访的外来者，而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主位上的本乡人。塞耳彭让怀特既迷



《吉尔伯特·怀特传：〈塞耳彭博物志〉背后的故事》(理查德·梅比著，余梦婷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7月第一版，68.00元)

一种打发时间的休闲方式，算不上名山事业，颇有几分沾染着“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的颓感，这导致《塞耳彭博物志》从动念到成书花费了整整十四年的时间。冬天的燕子到底是冬眠还是迁徙构成了他纵贯一生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而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那种直接、质朴和精细的笔调，更多是为了忠于对一个有情生物世界的即时呈现，以及对于十七世纪以来博物学写作胸臆为断、凿空说理、轻信谣谚乃至“捡到篮子都是菜”恶劣风气的悖反。在勾勒怀特这些性格特征、行为习惯和写作风格时，梅比时常自问自答，往往体现出一个时隔两百年的后来者对十八世纪这位博学多识的前辈情感与情绪波动的心领神会。他的“祛魅”，可说是陈寅恪定义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堪称对传主的温情、敬意与严格的西学语文学训练和耐心的档案考证之精妙结合。

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这三个人的阅读，耗去了我多少个春和秋。

我和我喜爱的作家

赵瑜

2006年秋天，我离开生活工作多年的郑州到海南岛工作，初到海口，语言不通，饮食差异，漂泊感强烈。我的空余的时间突然很多。正是在那年冬天，我自认为已经是鲁迅先生的书来打发时间，我找到了鲁迅书集。

有些书信的内容我无法确认信中谈论的人是谁，于是查鲁迅的日记。又发现鲁迅先生在日记里原来如此可爱。

我读了很久鲁迅先生的书信集，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了。因为，我了解他的饮食习惯，审美判断，以及价值参照。

既然，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熟悉鲁迅的幽默有趣，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鲁迅先生。介绍他什么好呢？想了想，不如介绍他如何谈恋爱的吧。这个想法产生的那一刻，我几乎跳出

来。想要将一个人拉下神坛，还原他的日常趣味，可不就要看看他恋爱时的样子。

大抵是2007年，我开始动笔写《恋爱中的鲁迅》一书。那是一个博客的时代。我在办公室里，利用午休的时间，临屏记录。恋爱中的鲁迅，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吗？别说，还真有。有什么呢，谈鲁迅的情书，你会发现，恋爱中的鲁迅，是一个有钱人。1925年3月，鲁迅接到他的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喜欢自己的女生。一个成熟的，有钱的男人，是如何不动声色地让一段感情逐渐生根发芽的呢，直接阅读我的《恋爱中的鲁迅》即可。

相比较恋爱中的鲁迅来说，我对沈从文的喜欢一度非常地行为艺术。时间还要回溯到2006年，到海南之前，我辞掉了一份工作。那年7月，我

一个人带了数本沈从文先生的书，还有一份民国时期的湖南地图。我沿着沈从文1934年回湘西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全程共耗时28天。

那时的凤凰真美啊，人不算多，安静。我在凤凰一个临江的客栈里住了两周，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好，又是沈从文的老家。离开湘西没有多久，我又一次来到凤凰，直接买了一套房。我当时是想，如果我一直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在凤凰住下来，读一读沈从文，写写小说，顺便做一个小客栈的老板，也不错。

不久我便到了海南岛工作。凤凰的房子便空在了那里，成为我喜欢沈从文先生的一个最有利的证据。当有人在我面前说他很喜欢沈从文的时候，我会降低声音，慢悠悠地说一句，你喜欢沈从文会到凤凰买一套房子吗？那人愣了一下，说，不会。我说，我买了。

某一年，我在海南省图书馆主持了一次沈从文先生的长子沈龙朱的讲座，我对沈龙朱先生说起了我在凤凰买房子的事。龙朱先生听完以后，甘败下风，他说，看来啊，我没有你喜欢沈从文。

我读沈从文的时间也很久。为了撰写《恋爱中的沈从文》一书，2014年到2015年，我曾经将家里的网线拔了，断网写作。恋爱中的沈从文简直是一个活宝，如果沈从文没有恋爱，他还是一个乡下人。然而，恋爱让沈从文成长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尽管他在情书里痛哭流涕，尽管他要死要活，要赖无比。然而，你如果阅读《恋爱中的沈从文》，我相信你会觉得，沈从文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鲁迅先生的恋爱如果是修成正果的“正恋”，而沈从文与郁达夫的恋爱，则基本是一场“虐恋”。民国

那么多大师，会谈恋爱的人，也不止他们三个。然而，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他们三个了。鲁迅是中年恋爱，冷静，温暖。沈从文是青年恋爱，冲动，痴情。而郁达夫是荒唐恋爱，他远远大于同时代的人。

“深情三部曲”的这三个人的关系也很密切。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之后，郁达夫和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同时交好。鲁迅和沈从文曾经因为丁玲的一封信，有过误会。鲁迅误会过沈从文。而郁达夫却是沈从文的贵人，如果没有郁达夫的那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沈从文可能会饿死在北京而不被人知。

2020年我完成了《恋爱中的郁达夫》一书的写作。我很开心我的写作顺序。如果早几年写郁达夫，可能，我的道德观念的紧张感，会对郁达夫不公平。而人到中年，我的很多认知都被扩大，我理解并包容



《深情三部曲》，赵瑜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175.00元

大于时代的这些人的行为和内心。所以，写完《恋爱中的郁达夫》，我更喜欢郁达夫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很难用固定词语来描述的人。

从2006年开始动念，到2021年，三部作品集结出版，刚好十五年。对这三个人的阅读，耗去了我多少个春和秋，然而，又正是他们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抗，让我明白，一个写作者，必须要写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江南素描》如同它匠心独运的封面设计一样，有着色白花香、清新淡雅的意蕴。

朴素之美

王正宇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美丽富饶、温婉多情的江南是作家深深眷恋的地方，也是世人无限向往的地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江南素描》，是新近推出的散文随笔集。

地处华东的江浙沪皖是大概念的江南，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描写江南风景、人物、故事的作品很多。《江南素描》述说着作家在江南大地行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试图将不一样的江南人物、江南故事展现给读者。在谈天说地之间，作者王慧

骐将对这片土地浓烈的钟爱之情倾泻笔端。

慧骐游走江南多年，丰富的江南工作经历和职场经历，使得他内心沉淀太多有滋有味、生动有趣的东西，他要把这些告诉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让他们能走进江南的深处，了解江南的好处。《江南素描》无论是说人说话，还是说事说地，采用的都是平实本真、宁静自然的笔调，使得那里的一段段叙事很是耐看、耐读、耐人寻味。

《江南素描》对人、物、地的述说别开生面。说人，从名人汪曾祺到普

通的保洁员、钟点工等，说物，像魁龙珠、扬州鹤、小旗汤泉、黎里民宿；说地，像温州、诸暨、沙家浜、横溪等，慧骐都能聚焦人、物、地最具个性的特征，信手拈来，轻轻点染，让述说的对象充满文化气息和生活情调，使读者久久难以忘怀。即使对经历过的某些事件、物象的回忆叙写，他也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在原本的平淡寡味之中，生发出人生哲理。

《江南素描》如同它匠心独运的封面设计一样，有着色白花香、清新淡雅的意蕴。朴素是文艺创作至纯

至简，至简至美之道，古人说，朴素传幽真，素朴的美是文学作品写作的高标准，朴素美学也是文艺家们的终身追求。《江南素描》的艺术价值就在于除却浮华，素面示人、质朴无华。

朴素的叙写、朴素的结构、朴素的铺陈，构成了《江南素描》质朴简约的艺术风格。淡淡的勾勒，轻轻的涂抹，浅浅的线条，人情世故、物象韵味尽在字里行间。质朴清新的文字如同口头白话，娓娓而谈的叙说如同围炉夜话，尽管这里没有浓墨重彩的熏染，没有浓妆艳抹的烘托，也已经看不到



《江南素描》，王慧骐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38.00元

作家早年作品中散发的那种激越和美感，但如今的作品却透射出更加可贵的大气和沉稳，这实在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美，是一种绚烂归于素朴的美。

本版推荐



《玻璃边界》，[墨]卡洛斯·富恩特斯著，李文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59.00元

短篇小说集《玻璃边界》首版于1995年，是墨西哥文学大师卡洛斯·富恩特斯生涯晚期的一部成熟力作。作品完美地展现了作家老练的写作技法和蓬勃的创作力，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深刻而犀利的文笔中，更添了一抹辛辣的谈谐。全书由九篇构思精巧的小故事构成，分别是《首都女人》《羞耻》《掠夺》《忘却之线》《加工厂》《马林牧》《朋友》和《玻璃边界》《打猎》《格兰德河》《布拉沃河》。所有的主人公在后一篇故事中相连，使得整部作品融为一体，九个短篇汇成了一座长篇。

这是一位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以极大的热情与真心写就的“大家小书”，是一部审慎打磨的有情与用心之作。

一位耄耋老人写就的“大家小书”

李浴洋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原典意义，老子也因此堪称“中国哲学的开山祖”。千百年来，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哲学不仅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展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广泛而全面地浸润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与领会《老子》的思想魅力与精神气象自然可谓首选。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释者正为我们提供了最佳途径。

陈鼓应先生，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洗礼。1949年，他随家人赴台，并于1956年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与殷海光。1963年从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后，他进入中国文化大学等校任教，后又出任台湾哲学

系讲师、副教授。1967年，应台湾商务印书馆邀请，陈先生参与了“古籍今译”丛书的工作，先后完成《老子注译及评介》与《庄子今译今注》两部著作。其中，前者于1970年出版。

1979年，陈鼓应先生旅居美国。他利用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客座研究的机会，参照新出土的帛书《老子》，逐章修订了《老子注译及评介》。1983年，这一修订本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时风行。1984年，陈先生返回大陆，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达12年。1997年，他又转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直到退休。1999年，在布拉格大学讲学期间，陈先生根据此前一年正式出版的郭店楚简《老子》再次大幅修订了《老子注译及评介》。2000年与2003年，这一修订增补本分别由台湾与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

书局又多次再版，陈先生几乎每次都要求进行修订，遂使该书内容日臻完美。《老子注译及评介》(后更名为《老子今注今译》)以其精湛的质量与优雅的文笔，成为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老子》注译著作。

2010年，陈鼓应先生再次返回大陆，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晚年的他继续从事《老子》研究。他以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与“安其性命之情”夫子自道。他说自己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开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与更具时代精神的忧患意识，投入到了对于《老子》的新读解中去。

从2015年起，收录陈鼓应先生学术思想精华的20卷本“陈鼓应著作集”在北京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这一工程接近尾声的2020年，陈先生

决定将之后的主要精力转向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在他看来，面对传统的世界与中国，深培厚植中华根基十分必要。他选择从《老子》入手，撰写面向青少年的普及本。2021年，历时一年完成的《老子今译今注(普及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老子今译今注(普及本)》立足陈先生数十年研读《老子》的学术经验，以导读文章《道：万物的本原》开篇，然后对于《老子》八十一章文本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每章均有“导读”“注译”与“点评”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注译”部分吸收了陈先生《老子今译今注》的成果，旨在为青少年阅读《老子》提供最为权威的文本参考。而“导读”与“点评”部分则为此次专门撰写，体现了陈先生对于《老子》的思想意义及其当代价值的最新认识，可谓他毕生研读《老子》的



《老子今译今注(普及本)》，陈鼓应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25.00元

结晶。全书保持了陈先生著作一贯的洗练与清通，极富文学韵味与生命气息，可读性强，也启人遐思。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译今注(普及本)》是一位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以极大的热情与真心写就的“大家小书”，是一部审慎打磨的有情与用心之作。让我们一起去追随陈先生的脚步，在他春风化雨般的讲述中，一起进入《老子》的世界，感受中国哲学经典的不朽魅力吧。